

头痛

歌手在一场动荡之后出现了阵发性的头痛，他却不知道是什么原因。

- 2010年，1月末

做完连续两场在港的演唱会，他终于被持续了10天的头痛击倒在床上，到现在都没办法起来。

助手问了他好几遍要不要吃东西，都被他拒绝了。

其实这也不是他第一次生病，但生病的他比平时的他更难伺候，大家都知道。但是如果他再不起来，大家都担心报纸媒体上会怎么写，“重大打击终于击倒失婚人夫？”“假装坚强实则崩溃在家以泪度日？”这些乱七八糟的话最终传到耳朵里，这日子岂不是更难过了。

哈林，快点好起来吧。

大家在心里默默说，包括他自己。

只有张耕宇不这么觉得，他带着水果来探望他，一边看着医生传真过来的报告，一边把止疼药端过来：“现在感觉好点了吗？”；其实他的心里话是“感觉不好也没关系，可以多躺几天。”

“我感觉浑身一点力气都没有。”他抱怨着，也是，他只在自己面前才会用这种语气讲话。

他半躺在床上，随着说话的动作双腿不耐烦地踢了两下。张耕宇看到他露出被子的脚踝，细细的，白白的。

“你过来有什么事吗？”对方明知故问，语气有点泄气。

顿了一下，张耕宇还是决定诚恳地回答他：“听庾妈妈说你最近老是头痛，忙得家都不回了，所以我过来看看。”

“台北的场次，还照时间表排吗？”

“是的，我已经和制作人讨论过了。”

张耕宇有点恼火，他不是病了，怎么还这么折腾呢？

看着对方执着的表情他有点恼怒，但一开口却自动转换成商量的语气：“你应该让身体休息一段时间，工作可以慢慢做。”

“噢。但是机会不等人哦，你觉得香港场的票价定得太低了，我再不努力多唱两场，怎么对得起你。”那人的口吻带着一些不耐烦。

“.....”话讲到这里，他感觉眼前的人似乎又在莫名其妙地借题发挥，但他一时摸不准他的情绪，于是准备先去阳台跟他的医生通个电话。

“你去哪里？难道你还有更要紧的事哦？”他望着他，把肩膀上的披巾扯开来丢到床上。

他说：“没有。”

“那你等一下，我还有话要说。”他从来都没有主动过，但现在自己头疼欲裂，他急需这个人在他身边，他知道至少自己无论如何失去礼貌他也不会和他计较，他只是有些挫败自己的焦躁显露得太快。

张耕宇走过来，床上的人没有露出更多表情，就似乎只是在等待，他把一只手搭在对方的肩膀上时，他震动了一下却没有躲开，而是抬起眼睛望着他。

看着那人疲倦幽深的眼神，张耕宇一下子就想起了很多年前，他告诉他那些决定的时刻；他要去主持节目了，他没有安全感的样子说着念叨着没有办法继续这样做音乐下去了.....他要结婚了，他一再重复要对得起着为家族繁育后代的责任.....那都是些他绝对不可能对第二个人宣之于口出的事。他在想：即使要分开，这个人也希望自己能尽量明白来去缘由，他对自己，倒一直是像一张白纸一般，展开的，无所遁形的。

“你这是.....”他看到对方开始迟疑，嘴巴微张。

“别害怕。”他的手掌落到他的后脑勺，略长的头发十分柔软，他用抚摸过无数唱片的手在感受他。

精神或身体，如果两样无法同时进行，至少可以先取悦一样。

张耕宇凑过去轻吻他，对方想要躲闪，他的手稍微施加些力气他就无处可逃；他一边含住他的唇舌，一边在想这个人现在对接吻这种事的反应都生疏成这样.....即使不应该到熟练的程度倒也.....是啊，他那个样子，毫不怀疑，如果不是那件事情发生了，他还准备一个人捱多久？

张耕宇此刻的脑海里并没有什么明确地想要的报复的想法和期望，此刻他只是想要卷入这个身体里。

他把对方压进被褥里，他们深深陷进去，就像掉进海里。

身下的人微微发出喘息，“好疼。”他把手放到自己头上，用力皱起眉头，他没有一点力气推开他；而他没花什么力气就固定住他的腰了。睡衣被掀开，他的手伸进带着病人体温的布料里，他的皮肤触感很凉，他把自己移到对方双腿之间，抬头看到了他的双眼。

“你不要紧张。”

“我哪有！”

張耕宇哑然失笑，这个嘴硬的傻瓜。

“没问题。但是，我想知道，你和她在一起时，你有享受过吗？”问题出口后，他突然觉得自己似乎有点下流和残忍，出于什么心理作祟？他怎么知道。

“我……”身下的人又露出那种无措的神情，从脸到脖子都羞红了。这招对现在的他没有用，他决定继续加码。

“你害怕我也会继续的。”他凑到对方的耳边轻声说道。与此同时，手探进去，像钻入花海中的蝴蝶，只是略微的动作就让他浑身颤抖。

他感觉自己的头痛感被身体上其他的感受冲淡了，他被挑起的欲望无力交错地缠绕着，又觉得这比头痛更加难受。对方的手指在自己的身体里探索，就像很久以前他做过无数次的那样，耐心地摩挲着他的每一寸肌肤，他禁不住开始剧烈地颤抖起来。

身体在深海与浪尖被反复折磨，大脑却无比清醒，在快感和痛感交替折磨下，他突然觉得自己的身边终于有人了，无论遇到什么他不会再放自己走了；他的梦想终于又可以被更好的人满足了，这种感觉过于美好到不真实，他又开始害怕再次失去这一切。他感觉到自己正在堕入越来越迷幻的禁地，感官愉悦与精神彷徨并至。他尝试屏住呼吸，也许再久一点他就会这么死去了。

所以当听到有人在耳边说：“可以吗？”的时候，他很快地点了点头——这一刻他允许任何事在自己身上发生，他知道这个人会陪着他。

他握着对方的腰，像享受圣餐一般虔诚地享用，爱了很多年的人就在自己身下，软软地被动接受着，他用力的时候，可怜的他在除了喉咙能发出呻吟，身体像是一点力气都没有；他觉得自己有点乘人之危，但这也没什么大不了的……经历了这些年，他明白一件事就是及时接管他比照顾他所谓的感受更重要。

有那么一瞬间他想要告诉对方：你把自己送向毁灭时，我真后悔我没在那里。

但他没有说出口。

拉起他无力的手腕，用牙齿在上面烙印红痕。抚摸他嫩白的脖颈，用手指在上面留下拓印。用力到他明天必须得穿着衣服遮盖的程度。

“你……不要……”他听到身下人挤出不成型的声音，他浑身颤抖着，就像被海水打湿被海啸席卷的人，他的身体死地包围着他。他怀念这个感觉，他贪婪地俯视着他，对方像感觉羞耻一般遮住自己的眼睛，他一把扯开他的手按在两边。

他的爱人的双眼明亮，盛满了泪水，到底是害怕还是期待？他不打算去分辨；虽然表情羞怯双颊血红，但他觉得至少对方眼神里没有责怪的意味。他从按住改成握住对方的手，低下头亲吻他左手手背上一颗浅灰的斑点；这个位置是他们俩之间共同的秘密，他相信在吻他的时候，自己的一部分爱欲也被封印在里面了。

就像慷慨的馈赠，对方也主动靠近他，轻轻地吻了一下他的脖子，然后再次摊开身体，允许他完全占有他。

他抚摸着他的头发，乌黑的发丝闪耀着晶莹的光，他想起他是易出汗的低温体质，但手中的皮肤从胸口到腰臀都触感干爽，一滴汗都没有，可是他的眼泪也太多了吧？最后的一刻来临前，他只能一边不断地安慰他，一边吻掉他的眼泪；感受着对方过速的心跳，他开始担心自己做得会不会太过分了。

他离开他的身体时，他的呼吸也开始慢慢恢复规律；他想着事情做都做了，也许该让他去浴室待一会儿。

他起身去准备，一只手却伸过来拉住他，自己刚刚给他披好的袍子又滑下来；白忙活一场……张耕宇一边弄他的衣服，一边想着对方这个主动的样子倒很受用，即使是吵架，也不至于没有话聊而尴尬；这个笨蛋一向把事情埋在心里，时间长了习惯了自我消化同样也是自我折磨，从来不觉得这对身体是一种多大的损耗；把工作安排的满满当当就有用吗？如果人只是机器上个发条就可以完美运转的话，也就不存在那些所谓的贪瞋痴了。

他看着对方的脸色，觉得似乎没有他刚来时那么病恹恹了，亲密过后似乎给他打了兴奋剂似的，表情都生动了许多。

“你不要走来走去好不好，我头晕。”对方扁着嘴讲话，脸上的红晕还未散去。

“好的，你把衣服披好，我等你睡着以后再走。”一瞬间他觉得这个小孩子不让他走似乎就是在讨要拥抱，只是嘴硬不说而已。

“不要想太多……我只是觉得我好多了。”糯糯的声音接着说。

“那我就放心了。”他淡淡地说，一面捡起地上翻倒的药瓶；他整理好自己的衣服，看着对方把止疼药喝掉，再帮他把枕头调整好；做这一切的时候那个人都乖乖的任他摆弄，他也很难想象得到还有谁能让自己耐心地做这些事。

“要不要去洗个澡？我帮你吧。”一边说着一边拉起对方。

“哇，这么大的雨啊。”对方变得雀跃的语气越过他的头顶，他看向窗外，同时也听到了雨点落地的声音。

“你一个病人还光着脚踩地板，这个时候就不要走神了。”

“……噢。”

对方半推半就地被丢到浴室里冲洗；听着淅沥的雨声混合着花洒声，他在想距离晚餐还有一大段时间，等他清洁完毕，是时候跟他讨论一下接下来的工作安排了；

这一年对他们两人都很特殊，他首先要保证他之后工作的质量而不是数量，对方也得明白爱惜羽毛善用自身的重要性，纵然他习惯性地想到最坏的打算，他也希望对方知道，他以后不会让他再次陷入同样的境地。

够了，这一次之后，以后不需要他再做那种蠢事了；毕竟连他也不能保证，下次遇到身体出状况也能一样幸运，仅仅只是需要给予身体休息一段时间就行了，医生说无大碍，但他没法放任他去尝试。

想到那个人看到下雨时开心的样子，一瞬间他的眼神柔和下来；

无底深海那里什么都没有，已经把你捞了上来，就不会再让你一个人无头乱撞了。

“你还在吗——？”浴室里传出模糊的喊声；

“还在。”他无声笑着，用他听得到的音量回他，向浴室走去。

窗外雨势开始变大，暴雨带走了泥土和污秽，干净的，明亮的，一片明晃晃的未来向他们扑面而来。

END.